



刻孔聖全書卷之四

聖教

冠禮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吾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大者何。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去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乘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又

邾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獻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今日吉日。王始加元服。服以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哱。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毋追夏后氏用此冠常服之冠也。

婚禮

孔子侍坐于哀公。公曰。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言及此。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以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

大婚又為大冕而親迎。親迎者禮之至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以是敢不敬與。

又

哀公問禮於孔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于此。男女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閨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喪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

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又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止之。

又

子游問於孔子曰。塋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于塋。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人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

又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又

子聖全書 聖教四卷 四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乎。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又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有子即有若

云

譏其變吉之速也。

又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又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又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有為言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贄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貧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

貧為敬。叔言之也。

仕而失位曰喪。載贄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又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又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願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又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又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馬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于衛。赴

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之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壆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駟。說駟於舊館。魚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駕車兩馬。兩旁各一馬。為駟馬。

祭禮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

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求得而用之曰索。

又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奉天之道。治人之情。列之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能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舍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乎。

又

定公問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而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問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以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

降殺。公降天子一等。其祀天之禮有殺。故不同其事耳。

又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荐不美多品。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
綦。逆祀而弗止也。

魯莊公薨。立嫡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
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文公立。祫祭太
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
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故孔子以為
不知禮。

又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
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
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
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
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郵表畷。郵亭之
舍。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畷。居之以督
耕者。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

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

又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昏而奠而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莫大乎是。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不知禮。

彌牟問廟制。牟即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知其如也。子羔

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射禮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又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又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忠孝

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諍臣七人。則王無過舉。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諍子。不陷無禮。士有諍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為孝。臣從君命。奚為忠。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忠矣。

又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暴屍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忠訓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

無爭第。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矣。

又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曰。譎諫。正其事以諫。曰。戇諫。諫無文飾。曰。降諫。卑降其體以諫。曰。直諫。以直道而諫。曰。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

孝訓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百鍾。累紉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

曾子芸瓜。而悞斬其根。曾皙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

有頃蘇寔然而起。定曰：曩者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過屏，鼓瑟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待，大杖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孝不義，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殺天子之民，奚如罪？夫以曾子之材，居孔氏之門，有罪不知，處義難乎。

又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怨。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者。少進見之，立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避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立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立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得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是以為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有三人。

友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父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天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又

子路行。辭于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又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貴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又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二三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豕以為兄。

又

孔子之鄉。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云。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霜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禮樂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三恕三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

子聖全書 聖學四卷 敬有躬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又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三憂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又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三懼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人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

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人主居人上也。

九徵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懇愿而巧。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執。故君子遠使之觀其忠。近使之觀其敬。煩使之觀其能。卒焉問焉。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七教三至

孔子燕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乎。曾子下席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可語明王之道歟。夫道者。

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曾子曰。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庶讓。則下耻不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上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教也。

曾子曰。敢問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三無五至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敢問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哀亦至焉。哀亦至焉。禮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吾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五經訓

孔子曰。入其國。則其教可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失之奢。易失之賊。禮失之煩。春秋之失詞。其為人也。溫良恭儉而不思。則深於詩者。

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矣。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類，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志，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之教相參。

戎山遊訓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珠，擊鍾鼓者，上聞于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并斗之量，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辨士哉！回爾何如？」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堯桀不共國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美哉德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

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
弊。太盈若冲。其用不窮。太直若詘。太辨若訥。太巧若
拙。其用不屈。罪莫大于多辱。禍莫大于不知足。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

景山遊訓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
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立將啓汝。子路曰。由
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
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
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
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辨士哉。顏回不
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回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
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立將啓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
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幼者扶
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螭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
任其事。于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
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存。言戰鬪者亡。則由何進而
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

起賢者伏。田與執政則由賜。烏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瀼瀼。見現曰消。

謙德訓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瀦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屋白巷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十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于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能以比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為大足以

治天下。中足以治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金人銘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同人。焇焇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水雖右為尊。江海雖在于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

又持蒲訓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歌器。問于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于座。

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而又損之道也。

又不慎訓

哀公問于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害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學訓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謂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哉。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于繁。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子聖全書
卷之四終
十五
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乎。孔子曰。括而利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

又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墻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情義訓

孔子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孔聖全書卷之四終

刻孔聖全書卷之五

聖政

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疆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噐不彫飾。制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昭公塋于墓道之南。孔子媾而合諸墓焉。謂季桓

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而訛桓子平子之子。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之性也。

昭公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逐魯昭公。死于乾侯。季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使近先公。言葬不近祖墳。夫子乃使開昭公墓。移合葬于哀公之墓。

魯司寇

孔子爲魯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魚鞞。投之無郵。既而政教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

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政化行。民之頌曰。衮衣章甫。實獲我圻。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却萊兵。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酬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諺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

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不逼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僭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莢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出境而不以兵車乘從我者，不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吾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糠。粃糠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告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墮三都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氏不得志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襲魯。孔子以公

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曹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頃樂頌勒士衆伐之遂墮三都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誅少正郊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郊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郊者魯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僻而堅四曰志博而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新知通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智足以移新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郊兼之是以誅之昔者湯誅獨沐太公誅潘沘管仲誅史附里子左誅鄧折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書攻盜暮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

伐齊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弔者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

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救魯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晉與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二三子誰為使子且請使夫子許之遂如常說田恒曰今子欲收功于晉實難不若移兵于吳則易田恒不悅子貢曰夫吳在少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甲兵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于魯今救魯而伐齊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于千乘之魯與吾爭疆甚為

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奔強齊而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救魯伐齊威加百國諸侯必相率而朝伯業成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吳王悅子貢之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遠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其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報人之

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
事之患也。今吳國家破弊。百姓怨上。伍胥以諫死。太
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
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所
謂屈節求其趨者也。越王許丁貢反。越王悉境內之
兵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伐齊。敗之。越
遂襲吳之國而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
願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伯也。湯之說也。美言
傷義信矣哉。

五儀解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詢魯國之士。與之而治。敢
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不士人有
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
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
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
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
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
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
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
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

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君子也。公曰。敢問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怨。財施則天下無病。貧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德。知勞。知危。知懼。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曰。君子入廟如

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懼。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下。日晏。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五刑解

得有問于孔子曰。昔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幼無序。而遺教。講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鬪之獄。而無犯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為民設。穿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例。不用。不亦可乎。

用人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

也。佞，諂也。諛，誕也。故子調然後求勁馬，馬服然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辟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附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工之邛。言不共其職事而病于其主也。

又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昔者齊有鮑叔，即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問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

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已之才者也。

又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者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仇之，仇怨並存于國，鄰敵構兵于郊，雖欲無亡得乎？

又

介子推行羊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室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之治天下。不亦宜乎。

又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又

孔子喟然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貢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

又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羊無令。其誰可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公曰。解狐非子之仇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公曰。善。遂用之。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午可。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公曰。善。又遂用之。

孔子聞之曰善哉。初黃羊之對也。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初黃羊可謂公矣。

又

趙襄子圍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驛券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子賞一人。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立政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其若國貧何。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亦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又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有異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

五官伎樂不懈于時。一旦而賜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也。

又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利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讓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明。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又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聞其政矣。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草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

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共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又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不難矣。

又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凜凜然。如以朽索御奔馬。得之矣。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道達之。國皆

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吾何以不畏。

又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人多飢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餽。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止之可矣。

又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駁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諫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水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又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溺。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于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又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

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又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守之？苟遠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仇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于是廢幽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又

孔子見魯哀公，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子，以為何如？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身者得之人，失之身者失之人，不出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反之于己身者乎？此則為之于堂上者也。

又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患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

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迹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紘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往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游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害。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又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

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馬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空之官以成義。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紼。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又

齊大旱。春飢。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內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不以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

馳道。君庭之道不懸。謂不作樂。

又

子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也。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焉。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王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

之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形。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亦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之謂乎。

又

桓公出獵。遊鹿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何谷。對曰。愚公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視公之儀狀。非愚也。何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犢牛。生子而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馳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谷。桓公歸。明日朝。以告管仲。仲正衿再拜曰。此夷之愚也。使堯在上。臯陶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伯君也。管仲賢佐也。猶以智為愚。况不及管仲者乎。

田賦篇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君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

于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田賦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此賦歛之常法。
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
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用刑篇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
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
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
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
汙穢而退放之者。不曰不廉。則曰簞食不餽。有坐淫
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淫亂。而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
不忠者。不曰罔上。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皮軟不勝任
者。不曰皮軟。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曰
干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定有罪名矣。而
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
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乎閔而自請
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制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

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矣。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克禮。故不責之。以脩禮也。冉有退席言曰美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又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然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然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例也。例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大司政明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則赦之。是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也。簡。誠也。有其心。無其誠者。不罪也。

聽訟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而訟之。不義久矣。是則上之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訟獄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亦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之無踰乎。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耶？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而已。

苛政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婦人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仲弓又問刑教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

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將軍文子問獄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如。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惧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辟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辟之于御。則鞭也。執鞭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

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惧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組。兩駮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令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息盜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于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此二者。則上盜息。

上盜猶大盜也。

子張問知法。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于怨寡矣。能遠則于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能遠者。正其源。而以禮教先之。

曾子問聽獄之術。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

子孫全書 聖政五卷 十三
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詞。詞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仲弓問聽訟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惇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枳，一作痕，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

傷乎義。

子張問聽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季孫問誅賞

季孫問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利。伯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

子思子卷
聖王卷
十四
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
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刑罰之甚者
至于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
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
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惧。以是能化行
乎天下者。未之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刻孔聖全書卷之六

聖智

萍實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之舟。
王怪之。使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
之。惟伯者能獲之。此吉祥也。王食之大美。問曰。夫子
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鄭之野。聞童謠曰。楚王
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
王之應也。是以知之。

商羊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庭舒翼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謠屈膝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修治溝渠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

土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肅慎氏矢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磬矢長尺有咫陳侯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君若有司求之其可得也使求之得之金匱如之

防風氏骨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使來聘發幣

於大夫及仲尼爵之。客執骨而問曰：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滕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令，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節骨車骨，一節長專車，爵之飲之酒也。封封山隅隅山，今在吳，即焦僂西南蠻之別名。

魯索氏祭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三年必亡。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祭也者，孝子所以自盡于親也。致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處朞年，荆伐蔡而滅之。

燔釐王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使來言周廟焚，公出問何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

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母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左右又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賜論邾君

邾隱君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之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路死衛

子路與子羔仕于衛。衛有蒯聵之亂。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監之矣。遂令覆醢。

趙簡子

公山不狃叔孫輒。怨于季孫氏。故囚陽虎。虎順祀先公而禘焉。將享季孫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軍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而先為備。將如蒲圃。季桓咋與御者。林楚謀走孟氏。虎伐孟氏。處父敗之。取寶石大弓以

出尋歸之。魯師伐虎，虎焚萊門而出，奔齊請師。鮑文子曰：陽虎有寵于季氏，而殺季孫，以不利魯國。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乃囚虎，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孔子以趙簡子受亂人，故知其家世世有亂。

趙襄子

趙襄子使子新釋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漲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于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而持勝，故其福及於後世。

宋人有行仁義者

宋人有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向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忤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

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半。此人以父子疾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明。信哉吉事。有祥而聖人見於未然者也。

刻孔聖全書卷之七

後學

予喬

安夢松

纂

後學

省庸

黃大年

校

書林

雲竹

鄭世豪

梓

論帝王君公

帝王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主。終始相生。

亦象其義。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水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木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昊之屬配為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假，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假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四者官，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愛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名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又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幼而能言。哲春

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正氣。設五量。撫萬民。度百姓。服牛乘馬。擾訓猛獸。以與炎帝戰于坂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谷。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衣。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

嚳。孔子曰。高辛生而靈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

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平地城。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乃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壺。壺。穆。穆。爲紀。爲緝。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佐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文王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鄉。虞芮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武王

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天下順之。

周公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然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德。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震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武王壯。成王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又

子夏問于孔子曰。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欲王之知君臣父子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

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楚莊王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濼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伯，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二。其伯不亦宜乎？

楚昭王

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烏移之？弗崇。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宋君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然。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

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年豐政平。

衛君

仲尼問于大史大弢，伯常騫，稀常曰：夫衛公飲酒湛樂，不聽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陳惠公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

立大大之功。惟君爾。

召公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蚕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咏之。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庶幾哉。仁人之德教也。

楚莊王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奪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伯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伯不亦宜乎。詩曰。柔遠以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宰我問黃帝

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宰我問孔子曰
榮伊言黃帝三百年崩請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
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
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是以謂之三百年
則士安之說略可憑矣

秦繆公從葬

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
人奄息仲行鍼虎預焉秦人哀之孔子曰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秦自武公用殉五傳至繆公而殺三良其
後魏人欲以妾殉葬陳人欲二婢同棺皆末流所從
出也繆公之不仁甚矣迨二十一傳至莊襄而嬴氏
之宗遂成於呂則孔子之所謂無後者不信然乎不
信然乎

齊景公善晏子

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
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
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孔子聞之曰晏
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是君臣可謂相得
之歡者

魯城北泗上

三月心喪三年事畢

言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于大塚上。

孔聖全書卷之二終



